

溫州經籍志



經籍



溫州經籍志卷九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傳記類

明

劉氏 濬 孔顏孟三氏誌

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五十九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五十九 孔顏孟三氏誌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劉濬編濬永

嘉人成化中官鄒縣教諭鄒孟子所生地孟廟在焉濬因考證孔顏孟三氏世系以及褒崇諸典彙輯成書先以地圖次以世系年譜次以廟制次以誌事附述聖於卷後而前列提綱一卷則王子四月紫陽楊奐

所述東遊記也王子爲元憲宗二年而濬於王子下注云元憲宗濬祐十二年紀年既誤而又以宋理宗年號移之於元殊爲疏舛卽此一端其他可概見矣

萬厯溫州府志十九景泰庚午舉人劉濬永嘉人任教諭

右聖賢

宋

戴氏

梅

東坡陽羨譜

失名少卿戴公行狀

佚

失名宋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冲佑觀永嘉開國男少卿戴公行狀公諱梅字敬忠文端豕子天才穎拔博覽傳記邕達本朝舊典文端愛其穉悟凡春秋大旨當世要務必劔詔之故公聞見深卓以文端恩補承務郎監龍山稅丁文端憂免喪宰宜興秩滿差建康府諸軍糧料

院兼本幹辦公事差行在諸軍審計司監三省門除太府寺丞知高郵
軍踰年除戶部郎官總領淮西錢糧就陞太府少卿除煥章閣主管紹
興府鴻禧觀差知婺州再食沖佑之祿淳祐癸卯五月卒年六十有二
公性夷平乏岸谷與人交能受盡言公暇日又閱北盟會編病其煩舛
欲刪正成書未遂而卒又以周益公譜坡仙陽羨事未翔實在宜興訪
故老別具譜今板置縣齋

永嘉戴氏錄本

案戴少卿桷文端公谿子舊府縣志無傳所譜東坡陽羨事亦
未箸錄今據戴氏所錄行狀補入東坡元豐八年改汝州團練
副使上書請居常州報可後建中靖國元年自僭耳還卒于常
事詳宋史三百三十八本傳及史能之咸淳毘陵志十八敬忠
嘉定十一年四月以承事郎知宜興

見咸淳毘陵志十

故爲譜其事板

置縣齋也

戴氏

仔

家傳

東嘉先哲錄五

佚

案戴守鏞家傳舊府縣志未箸錄惟東嘉先哲錄戴鹽運蒙下引之其紀鹽運初假閤門舍人戴勲牒更名埜應國子試中第後復舊名應鄉舉事始末甚詳蓋其書明時尚存也

王氏

奕

武侯遺事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元

林氏

萬里

馬元帥救荒事實

袁桷清容居士集五十

佚

袁桷書後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馬公救荒事實一鉅編俾有言嗟夫斂之法不行於今爲牧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直是

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煇輯救荒書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
之者病在於執一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
民四十九萬有奇其粟率糴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幾三萬
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於上聽其出粟至於一十有四萬非
身任其責所爲文書不大懇切不能至是富民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
道數盈于三萬則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弊仁人之
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集眾思以爲其佐林
君之爲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
著記禮之言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馬公耆德碩望將參
預于天朝願以今之所行爲權而以經制告於廟堂焉則得矣

清容居士集五

案林司獄萬里事迹舊府縣志無攷

李氏

孝光

趙魯國公政錄

陳德永李五峯行狀

佚

李五峯行狀公生平著作有趙魯國公政錄魯公才美冠世逮事七朝

爲國元老能以禮下公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案趙魯國公趙世延也元史一百八十有傳五峯所作政錄今

無傳本舊府縣志亦未箸錄今據行狀補入

明

黃氏

潮光

卓忠貞年譜

千頃堂書目十

佚

千頃堂書目十卓忠貞年譜宣德中卓敬門人黃潮光編

案黃學正潮光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

並有傳

章氏 多應 章恭毅公年譜

一卷

千頃堂書目十〇天一
閣書目二之一作一冊

未見

鄧淮序章恭毅公既沒之十有九年予於郡城建祠肖像以祀之用表忠節以勵士風也祠成卜吉以落之時公之令子方伯將之廣藩便道歸同拜祠下且出其所作年譜示予復命識其後予自少時聞公名已起敬慕今叨守公郡公實郡之第一流而予又辱方伯公之知愛非一日其敢辭竊惟公之孤忠大節憲宗皇帝謂其如汲黯之直范鎮之忠今上皇帝又以所奏疏宣付史館大書特書本朝諸老如冢宰錢塘倪公謂其引君當道誠得伊呂之用心者內翰雲閒錢公謂其與監察御史鍾同大理寺少卿廖莊宜同一傳閣老西昌尹公謂漢汲長孺之剛直宋魯宗道之骨鯁杜祁公之正氣直節以公方之無愧今閣老西涯

李公謂其論國家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風節
亞卿方石謝公謂論立朝大節未嘗不以公爲首稱由是觀之公之年
譜不作可也然忠節如公海內有志之士聞之者莫不興起而況於其
子乎子如方伯公以文章政事爲時所重則其於公之言行生平履歷
之詳又安得不因年而譜之以垂諸不朽乎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李東陽序年譜之作蓋出於族譜家乘碑誌表狀之餘譜乘所該勢不
得以備載傳誌雖爲一人作亦舉重大而畧細微孝子慈孫門生故吏
之志有不能盡者於是因年而譜之則自生卒履歷至於言行勲績罔
不具錄而凡涉交與形著述亦附其下使後之讀者不待遠詢博攷而
展卷開睫已得其爲人紀述之書宜莫有詳焉者矣然必其人德望之
隆重功業之顯著惠澤之深厚足以關氣運繫風俗存不虛生而沒不
爲徒死者乃可言譜不然則繁文縟節惡足以爲重而必用是爲哉

懷麓堂

堂集無此一贈南京禮部尙書章恭毅公之卒也既有狀有誌有神道

百八十四字

之碑哀輓之詩其子玄應爲南京給事中時嘗自爲年譜一帙以屬於予請爲序比以陝西參政入朝復申前請予弗能讓也夫天將昌國家之運必有忠貞鯁亮之臣出爲世用以播其勲業卽不得用亦發爲讜言正論使天理賴之以存人心恃之以不死名教立而命脈長

脈懷麓堂集作

由其進其退天下所視以爲重而況死生之際哉當景泰時顛危甫定

而邦本遽搖於是有章公者以儀制郎中言復儲事坐與鍾恭愍公同同下錦衣衛獄備極考訊又與廖恭愍公莊同賜杖鍾竟死廖亦遠謫而公獨在縲紲幾死者亦數矣天順初特擢爲禮部左侍郎成化中請老致仕而去方其職在一司秩不過五品開口攘臂論國家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所謂風節以至於英祖之光復憲皇之顯紹神功聖德鏗鐳炳耀於天地閒而公之身及際其盛後雖遠

處南國亦隱然爲天下重微公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

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觀入

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屬續之夕有山頽石壞之異彼天下之人紛

紛藉藉羣生而旅盡者固不得而與也書生以志其始書卒以志其終

其間履歷論議患難寵榮之故皆備書而不絕茲譜也誠不可以不作

也士之披覽前史見忠臣義士起敬興慕必攷其世行而求其爲人況

在出本朝生近歲風聲義概之所動耳目之所擊者因是而求之豈不

足爲廉貪立懦之地哉譜之作殆非爲一家計也公奏疏載國史文章

著家集故譜但存其名不複錄

複懷麓堂集作復

庶他日得以互見云公諱綸

字大經溫之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

懷麓堂集至此止無以下二十五字

卒應成化乙未

進士以才行世其家少子卒會今爲太僕寺主簿

國乘補十七

千頃堂書目十章恭毅公年譜一卷章綸子南京工科給事中卒應編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章恭毅年譜一冊刊本明成化南京禮部侍郎樂清

章綸大經氏生卒攷子名應述宏治己未長沙李東陽序

案曼亭章布政名應恭毅公綸子明史一百六十二附章綸傳

萬歷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

並有傳

章氏

忠孔

忠愛遺情錄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未見

侯一元章千峯墓表生宗孔其行廉直詩清峭庶幾不媿先生者

道光樂清

縣志十六

曾唯東甌詩存二十五章宗孔號來源名梅子

章氏

希邁

闡德編

一卷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未見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闡德編一卷章希邁錄希邁爲元梅曾孫是書專述元梅官湖口治績始名忠愛遺情錄乃元梅子宗孔所述希邁益以侯一元墓表文及舊藏家書五則易今名

案章希邁湖口知縣子梅曾孫其事跡府縣志無攷

張氏

汝紀

張文忠世家

卷

存

永嘉張氏重刊本

李光縉序當肅皇帝踐祚之初相君張文忠公者其中興之佐而名世之臣也人但知公議禮之合而不察其執禮之正鮮不以爲近於阿人但知公取相之易而不察其居相之艱鮮不以爲疑於驟夫孰知公之所以合而非阿驟而非易也當是時上有欲尊崇興獻帝后之心而公

獨持其繼統非繼嗣之論在廷之臣所以嘖嘖而與公辨直以公之言弗爲敬皇帝地耳非昭聖太后所以擁上意也若非主上深信其諸不誦公之說而謬公之旨及夫升祔大饗之議起向之諸臣所爲與公辨者或默然而無言又或靡然而慙恩而公乃深明其然以爲帝而考之可帝而宗之則不可其所爭於全統半統之間疑若與繼統之論相矛盾而禮實相成於帝心不無順拂雖其後竟亦不知從而當日沮於其說之正持於其執之堅且不得不不少輟而姑待也張昌侯之獄帝有成心矣雖延齡有殺人之罪亦有所不懌於昭聖太后之故令公而不有危言感動其閒謂昭聖何謂四海臣民罪公之言禮何公是以惓惓以昭聖之春秋高爲言寧以言觸帝之怒而終不令有殺前朝國舅之名寧以身蒙帝之譴而終不使有傷昭聖太后之心至帝出重語以曷止公竟持論不已後乃感悟降心以聽悉緩諸當論者終公於太后之世

延齡得長繫不死公之力也公唯有深明於大一統之義故始終以全統之說進有所排眾紛而伸之不爲阿有所詆眾諛而阻之不爲忤又有所曲全而庇之不爲私夫然後天下臣民不但有以諒公之心而且怡然釋喙於公當日之議其若不爲孝宗昭聖地者乃其深爲孝宗昭聖地者也公爲相多所興革建明帝亦多聽之以中涓鎮守之官歷二三朝所不能革公一請而收之如逐腐鼠其行政不爲不專受上倚毗不爲不篤獨考而不宗之請天子終忤而不合然亦公沒後而復行之論者謂公在難乎免矣嗟乎公所正者統所持者禮耳何知禍福何知榮辱茲其所謂名世之臣哉天子大尊顯公賜第宅里中又爲之建寶綸樓以臧御札皆前後相臣所未有然公歸亦貧甚公子之家不踰中人產合不有賜宅以居公廳事旋馬何如哉公之孫二千石太衡君輯公行事自國史傳而下以及墓銘傳記之屬彙爲一篇名曰世家按史

記帝王稱紀將相文臣稱世家公中興賢相也故以世家稱焉光緒入

甌太衡君命使序之因僭附於卷後

甌乘補十七

東甌詩存二十四張汝紀字仲理號太衡字敬孫

案張太衡汝紀文忠公孚敬孫太僕丞遜業次子凡文忠所著書並其所刊行明槧諭對錄卷首附刊職名太衡繫銜爲四川龍安府知府前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後不知終於何官也

無名氏東甌繼武編

一卷

謝啟昆廣西通志二百十

未見

廣西通志二百十注日存

劉康祉序國家之設州郡凡以爲民也而郡之有牧總羣生之命脈胥橐籥焉唯是興利除害爲萬姓計莫安則民之切於愛戴者視百年如一日蓋善政久而彌光民心彌遠而彌不忘也旭巖何公以靈慧之資